

姚允详◎著

黄帝

大圜

环龙



一个编辑对黄帝传说的思考

百家出版社

黄帝·大圜·环龙

一个编辑对黄帝传说的思考

姚允详◎著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黄帝·大圜·环龙：一个编辑对黄帝传说的思考 / 姚允详著.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2.4

ISBN 7-80656-551-5

I. 黄... II. 姚... III. 黄帝—人物研究
IV. K8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15674号

- 书 名 黄帝·大圜·环龙
——一个编辑对黄帝传说的思考
- 著 者 姚允详
- 责任编辑 陈闵梁
- 装帧设计 戚永昌
-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 (上海天钥桥路 180弄 2 号)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 印 张 2.125
- 字 数 40000
- 版 次 2002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656-551-5/K·2
- 定 价 5.00 元





目 录

一. 起因	1
二. 黄帝有一个“法大圜”思想	5
三. 黄帝本纪重要部分试解读	10
四. 从《易经》和《尚书》取证黄帝两战性质	14
五. 龙战于野，黄帝灭“四帝”	17
六. 中华龙蛇崇拜的进入化境	22
七. 试析《山海经》中的“怪物”和巫	33
八. 伏羲、女娲形象探讨	40
九. 田野考古发现的龙环或蛇环	43
十. 议议黄帝的垂衣裳而天下治	48
十一. 《黄帝四经》与黄帝圜道	50
十二. 黄帝似神的几个问题探讨	54
后 记	60
千淘万漉贵求索	61

一. 起因

千秋《史记》始于《五帝本纪》，五帝又始于黄帝。当时，司马迁十分感慨于黄帝的“尚(上，久远)矣”，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训)”，他是“择其言之尤雅者”来写成的。司马迁的决定需要勇气，因为他的撰定甚至涉及黄帝有无其人的大问题。在司马迁如椽之笔下黄帝以一位杰出的人王出现在人间。司马迁为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出色地揭开了第一回。

黄帝有无其人问题，在司马迁写五帝时参引极多的《大戴礼·五帝德》中就出现了。在《五帝德》中，孔子的弟子宰我直率地问孔子：“昔者予闻之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生于东周春秋末期，此问距今至少是两千五百年了。其后颇有影响的是东汉著名学者高诱为《淮南子·说林训》作的注：“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断言黄帝非人而是天神。认为黄帝是天神的还以《山海经》等古籍为证，如《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蚩尤能劳动风伯雨师参战，黄帝能由于旱魃之助得胜，风伯雨师是天神，旱魃也是天女，可见此战只能发生在天神之间，黄帝当然是天神，《大荒经》此话也是道地的神话。神话之说兴起后发展很快，古史中极为重要的炎黄之争





被纳到炎黄两大神系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战之中去，黄神系有《五帝本纪》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各帝，炎神系则在炎帝兵败之后，“有其裔蚩尤崛起复仇”，“蚩尤伐黄帝”失败后又有也属炎神系的夸父、刑天、共工前仆后继为炎帝、蚩尤报仇。人间战争一举被移到天上神间去了。神话说还以古史中有众多动物神祇为证，如在《五帝本纪》中，就有“轩辕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一节，认为黄帝麾下的战士乃是有神性的兽类，黄帝是神非人问题不是得解了吗？又如对“舜父更娶妻而生象”，考证出舜弟真是一头象，名实相符，则为兄的舜该是什么又可以推想了；再如在五帝臣属中以动物为名的为数不少，如虎、熊、豹、狸、鼯（扬子鳄）、龙、夔等，舜弟是象，则这些臣属也只能是动物，其前身不过是神话里的禽兽。但是，由于炎黄史实的不容磨灭，于是又提出那些古代人物身上原本带有的动物因素是突然地、奇迹般地消失的，他们成为一群古史中的圣君贤臣，是经过司马迁之手而实现的。此后，主神话说者又提出，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帝王和臣属都不是现实存在过的人而是来自原始文化深处的一群神怪的论点。这一论点似乎是对黄帝并无其人作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和认定。

不赞成古史神话说的见解也是有的，但是显得处在势孤力单的境遇之中。如据《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使羿诛凿齿，杀九婴，缴大风，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豕于桑林，万民皆喜。”似乎是说除掉了一批为害人间的禽兽。但据《左传·昭二十八年》：“昔者有仍氏生女甚美，光可以鉴。乐正（司乐官）后夔（动物名）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餍，……谓之封豕，后羿灭之，夔自以不祀。”则封豕不是贪婪无餍的大型野猪，而是人子，被灭绝之后，

其父后夔还断了香火。不赞成动物神话说者因此推论：“则修蛇之俦，将亦人也。舜命九官而夔、龙、朱（赤鸟）、虎、熊、黑并在朝列，岂也此类乎？”不但推论修蛇、凿齿、獬豸等是人，舜的以兽类命名的许多臣下也是人。推论是有理的，提问也尖锐。其实，也可举出“凿齿”也是人的明证。凿齿不过是一种民俗，即拔去一齿或二齿。《山海经·大荒南经》就说了凿齿是人：“大荒之中有山名融天，有人曰凿齿，羿杀之，”“羿持弓矢，凿齿持盾。羿射杀之”。凿齿民俗不但在地下考古中早有发现，并且一直沿留到近世，并都有可靠记叙为证。举一隅而三隅反，主张动物神之说者怎能用“欲盖弥彰”四个字来反批评，对这些以动物命名的人来一个坚决否定呢？

司马迁预见争议的存在，在《五帝本纪》结尾鲜明地提出“风教固殊焉”的论点，指出“尚矣”的五帝社会与后世大有不同，不能用后世通行的尺度来衡量前世，又强调他是在博览经典、杂语，广采散佚遗存的基础上，经过深思，“心知其意”、“难为浅见寡闻者道”的心境中写成《五帝本纪》的。这一心境，在《大戴礼·五帝德》中的孔子似乎也有，表示过“先生难言之”，既言之后又后悔传错了对象，不许“非其人”的弟子宰我告知别人。孔子的这类心境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一则记载中也有流露。鲁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昭子问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少昊是黄帝同时代人，此问其实是指称“鸟名官”的“非先王之道”，而郯子说：“吾祖也，吾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说清了少昊氏以



鸟名官乃是出于祥瑞，与黄、炎、共工、大昊等的做法相同，又历举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睢鸠氏、鹡鸰氏、爽鸠氏等一大批鸟名官及其职司，有理有据，头头是道，于是“仲尼(孔子)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史官)，学在四夷，犹信。”孔子十分感慨于古史事之须得向“四夷”学习，此后历经约四百年，到司马迁四方游学的时候，还有“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的余风。

总之，黄帝“人邪非人邪”问题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司马迁相信黄帝确是中华古文明史上空前人杰，列黄帝于《五帝本纪》之首，为人文初祖，是有博学多思如孔子和千古传诵如众多长老之口支持的。从传世的有关黄帝的文献资料看，《黄帝本纪》正是写得最好的。本文尝试就黄帝“人邪非人邪”问题，以“尚矣”的已知古文明资料为背景作一些黄帝是旷世人杰的探讨。出于行文需要，先将《五帝本纪》中关于黄帝的重要部分摘录于下。

《史记·五帝本纪第一》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亭(直也)，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豻、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布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二、黄帝有一个“法大圜”思想

主张古史传说中帝王及其臣属都是天神、地祇和动物神之说者，历举过不少例证，言之凿凿，不容分说，但却忽略了这些帝王及其臣属是生活在原始氏族社会的后期，而且就整个原始氏族社会可以万年计来看，其实已是末期，这时候产生于中期的“神”的观念也已经从绚烂而变平淡。公认为内容极为古朴的奇书《山海经》的起源正当此时，因此此书乃是探究当时社会一些情况的重要读物。《山海经》中有《史记》中的五帝及其他众帝。其实，在《山海经》中，除有黄帝可被证明为天神的“蚩尤作兵伐黄帝”等内容之外，还有直接把黄帝描绘成动物神——蛇神的内容。《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即是，现行本上还有后人补上去的插图。这当然使古史神话说者又得出“此固神子之态”，“黄帝当作此形貌”等判断，但是，如果抛开古史传说是神话之说，从当时社会已有相当高的文明程度来探究，却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史记》载“黄帝名轩辕”，“黄帝居轩辕之丘”。《山海





经》中正有轩辕、轩辕之丘。《海外西经》中的全文是：“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其人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大荒西经》也说：“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畏轩辕之台。”初看起来，轩辕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真是蛇神，居处又有灵蛇保卫，这些不正是黄帝是神、是动物神的确证？可是，《山海经》里人面蛇身的神多得很，如《北山经》、《北次二经》的山系中，以人面蛇身出现的山神就有十几、二十几个，此外还有很多有不同名字的，如《海外北经》的“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大荒北经》的“有神，人面蛇身而赤……是谓烛龙”等。为什么只有轩辕之国，才出现“尾交首上”的特征，这特征应该意味着什么呢？

蛇的形体确有独特之处，它展开的时候，从首到尾，像一条绳子，“尾交首上”或称首尾相交时就自然成环为圆，对轩辕之国的“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先要有这样的理解。正如《孙子·九地》写动态的蛇环：“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这一作出迅速反射、动态合围的蛇环实是引人注意，现行本插图的错误从而是十分明显的。《海外西经》对于轩辕之丘或台又说了它是方形，并有四蛇相绕（成环）加以保卫。天圆地方是人类老早就从直感得来的认识，《山海经》对“轩辕之丘”的描绘，正透露着人们对一圆一方的天地之道的比拟和探究。又据《说文》，“台”是“观四方而高者”，高台有摩天含意，加上四蛇相绕，又营造出一种轩辕与天地同在的神秘气氛，这就无怪行人要早作回避，不敢惊扰了。原始社会文字未备，语言简朴，《山海经》通过以千年计的口耳相传，给后人留下了这一

饶有意味的形象化的记录，功不可没，但毕竟未能说明问题并反而被引为黄帝乃是神怪的证据。所幸中华古文献之多举世无双，百家争鸣中杂家巨著《吕氏春秋》居然为这个疑问作了重要解答。

《吕氏春秋》是秦国名相吕不韦主编的。吕不韦其人颇有雄心，也有作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为《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之作要求“网罗百家，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集一个大成，而被称为杂家，世传一字千金的典故也出于此书，也正是因为此书“上观尚古”“网罗百家”而保有一条极有价值的关于黄帝真相的记录。

《吕氏春秋》的《序意》篇中说：“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颡顛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明白提出了黄帝曾有一个用于治世行有大效的“法大圜大矩”思想。“圜”同“圆”，即圆圈，中间是空的；圜又通环，简体为“环”，为环绕、周匝。方出于矩，矩是曲尺，所以可以“大方”、“大矩”称地。颡顛在《史记》五帝中名列第二，黄帝之孙；文信侯即吕不韦自己，此封号得自秦始皇之父秦庄襄王。吕的门下有宾客三千，家僮万人，组织门客写成了《吕氏春秋》。“文信侯”三字在二十万言的《吕氏春秋》中仅此一见，说的却是以得聆黄帝创建清平盛世之道为幸，其恭谨之情可谓溢于言表，故所说当更大为高出于一字千金之例。把轩辕的蛇环、方台与黄帝法天地的大圜大矩之说相互印证，一个在《山海经》里写得似乎是动物神而在《吕氏春秋》中又是实实在在的人王就一跃而出了。中华大地上曾经出现过黄帝其人，并以大圜大矩说为指导建立过丰功伟绩，还谆谆嘱咐后人谨守



此说，以继续为民父母。吕不韦称颂黄帝始创伟业，在先秦诸子书中其实也有记载，如《管子·内业》：“圣人……乃能戴大圆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其评价与吕不韦完全一致，不过没有指明是黄帝，而此“圣人”当包含颡项及以下各帝在内了。大圆是决定大矩的，所以法大圆大矩说主要就是法大圆说，正如《淮南子·俶真训》说的那样，“能戴大员(圆)者履大方。”但是，《序意》记吕不韦高度赞颂黄帝法大圆大矩，一共才不足二十字，内涵究竟如何，不明，幸好被称为杂家著作的《吕氏春秋》，还搜罗有《圆道》一篇，有所说明，并可见它与古代的宇宙学说“盖天说”，即“天似盖笠，地法覆槃(盘)，日月星辰随天盖而运动”之说大不一样。

《吕氏春秋·圆道》以天道、地道释大圆、大矩：“天道圆，地道方。天道之圆也，精气(日月光华)一上一下，圆通周复，无所稽留；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兼)。”具体说来又有：“日夜一周，圆道也；月(日)躔(舍)二十八宿，轸(宿)与角(宿)属(接)，圆道也。精(日月)行四时，一上一下，(物)各与遇，圆道也。云气西行(而降水)，冬夏不辍(止)，水泉东流，日夜不休，圆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消失)，圆道也。黄帝曰：帝无常处也。”显然，法大圆大矩是指必须按照以日月圆周变化为主导的四时变化中自然界随之变化的规律来处理人事，这一变化运动周而复始，无有停留，又集中表现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生物从萌生、长大、到衰杀、杀藏(消失)的生死循环。显然，法大圆大矩是指法宇宙间上自日月下至人间的不间断的圆(圆)形运动，与“盖天说”的解释日月的东升西没是远近所致而不是没入地下，确是两回事。颇为突兀的是，释圆道而最后以“黄帝曰：帝无常处也”作收。汉

末学者高诱对此作注说：“无常处，言无为而化，乃有处也。”这是把黄帝放到超然物外“无为而治”的位置上去，与黄帝法大圆以“为民父母”的治世箴言正好相反。“帝无常处”究竟指的什么，在司马迁的黄帝本纪中竟有现成答案 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以及“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所谓“帝无常处”，原来是黄帝因为亲率近卫精锐，四方征战，奔波劳顿，席不暇暖从而抒发出以“圆道”中日月经天那样来自喻的豪情，并没有一丝一毫后人曲解的“无为而化，乃有处”的意思。

《吕氏春秋·圆道》有地上生物运动的生死循环观点，但是对天上天体(包含四时)运动中也同样有生死循环则是不明的。其实，古籍中视天地日夜、四时嬗变为生死循环的并不少见，如《孙子·势》：“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屈子《天问》：“夜光(月)何德，死则复育(生)。”《易·蛊象》也有“终则有始，天行也”，此天行是可以等同圆道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从《本纪》可证，黄帝参悟的法大圆治世思想的实践，首在用兵，有如《孙子》的开场白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黄帝如果不习用干戈，不解决以蚩尤为代表的暴乱势力，就不能解决“神农氏世衰”时出现的全面暴乱，根本谈不上为民父母，开创清世。黄帝依据圆道宏旨放手用兵平暴，被《本纪》高度赞美为是能“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同时得到高度赞美的则是教民“时布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勤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这才终于使法天地的清世得以出现。《本纪》对黄帝的这些赞美，其实又是出于《大戴礼·五帝德》中孔子之口，是有依据的。

黄帝设立蛇环来宣教圆道，既是空前创造又极合时宜，



因为形势紧迫，只有平暴才能拯救危局，而毒蛇正是能够表示决生死、并以其首尾相交来表示周而复始的永恒循环的神物。在原始社会中期，动物崇拜曾经如日中天，其后虽然已是落日余辉，而被黄帝有目的地利用和充分发挥其作用。由于天行的终始生死循环毕竟有些抽象，人间用蛇环象征有同样含义的循环，既具象、直观并且可及，其能实现的宣教效果就不可估量，更何况原始思维中本来就有模仿就是实有（“同以致同”）的信条，就更容易使蛇环等同天圜这一形象比喻易被接受和深入人心，使黄帝之后几千年才出现的《山海经》竟也保存了“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这一可谓极简单而又极为珍贵的纪录。黄帝法大圜治世的实践首在征战，是既见于司马迁笔下的《本纪》又得到正面肯定的，但是，这一肯定与先秦古籍中的一些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也受到后来一些史家的质疑以至非难。因此，解读黄帝《本纪》这一部分，实属首要。

三、黄帝《本纪》重要部分试解读

读司马迁的黄帝《本纪》可见黄帝确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关键时刻的一个关键英雄人物。

《本纪》这样展开：“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出现了“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的大乱局面。提出神农氏世衰大乱，似仅见于《本纪》，而被司马迁大笔捕得，正是字字千钧。有关古籍对神农盛世都多赞美，因为这

是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经济的一个盛世，而对盛后转衰的历史必然，则鲜有触及，转衰原因用现时古史学观点来分析，仍是出于使原始母系经济所以兴旺的特征：平均分配，不留私手。这从《尉繚子·治本》的赞美中，可以概见：“古者，地无肥磽(瘠)，人无勤惰，……所谓治者，使民无私。无私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有子十人，不加一饭，有子一人，不损一饭。”这种生资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社会经济制度曾经发挥了极大的进步作用，使生产力发展到十分可观的程度，但随后而来的是其逐渐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以力强、以智胜的以男子为代表的人们对旧分配制度的不满和冲击，象征着神农氏经济的进入衰退和末期。父系经济制度的发生和发展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也带来了新的财富的迅速出现，社会分配产生了显著差别。此长彼消，斗争不可避免。这一激烈斗争不表现在男子一方与女子一方之间，而是在以男子为主体的掠夺者与反掠夺者之间，而且终于酿成“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大乱。这一大乱可借用一句名言来解释，即：邻人的财富刺激起贪欲，视进行掠夺比之进行创造性劳动更为容易，甚至更为荣誉。此时，暴力行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迅速蔓延；此时，继承着神农氏道统的代表人物似乎被置于无所措手足的为难地步，表现为“弗能征”，也即管不了的态度。黄帝不能容忍百姓的痛受荼毒，这才奋起“习用干戈，以征不亭”，“不亭”训“不直”，即掠夺者一方，这比使用常见的“不亭”二字准确得多。此举顺应历史潮流，当然大得人心，出现了“诸侯咸来宾从”即纷纷来依附追随的局面。但此时黄帝初起，力量相对薄弱，因此对掠夺者中“最为暴”的“蚩尤”，还“莫能伐”。此后，黄帝要在这场大乱中赢得全胜最为重要的两次



战役就是《本纪》中三战打败炎帝的阪泉之战和消灭蚩尤的涿鹿之战。

出现“诸侯咸来宾从”轩辕的局面，一定是令人震惊的，它终于使神农经济的代表者炎帝坐不住了而“欲侵陵诸侯”，与各方为暴者沆瀣一气起来。这一逼人的形势产生了“诸侯咸归轩辕”的后果，轩辕力量得到迅速壮大。于是“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修德”按《韩非子·解老》“德者道之功”，功即用，即所谓德生于道，此道就是圆道。修德就是要使来归的诸侯都来法天，知生死存亡之道，坚决战斗，同时又要则地，循用五行时气，种好五谷，安定和保护好困境中各方百姓。“振兵”就是整训战士。经过修德振兵，轩辕才统率冠以熊罴貅虎等兽名和标志的战士与炎帝作战，三战全胜，而使炎帝一方彻底认输。所谓教猛兽作战，前人早有指出实际上是“用威敌也”，即起振奋己方、吓唬对方的作用。《列子·黄帝》也提到黄帝“帅熊、罴、狼、豹、豸、虎为前驱”，而同时还有“以雕、鸢、鹰、鸢为旗帜”，说了军阵前锋和指挥战斗的旗帜饰有猛兽、猛禽形象，如果真是什么猛禽在阵上飞舞，那是无论如何不能称为旗帜的。

《本纪》写的炎黄之战，后人颇有议论，如认为“神农既不能征诸侯矣，又安能侵陵诸侯？既云衰矣，又何待三战然后得志乎？”神农氏世衰代表了母系氏族社会之衰，从盛到衰可以数百、千年计数，欲侵陵诸侯之炎帝不过是其终了时的代表，与当初教民耒耜，躬勤畎亩，百谷滋阜，垂教天下的神农氏之初和盛期不是一回事。此炎帝袭有先祖德泽余荫，又有人间强大恋旧习惯势力的支持，要三战失败才认输，